

【八团】倘若枪恋穿汝心 神界祭司

作者：spooningthemoon

译者：神界祭司

已获原作者授权，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标题源自一首英文歌《If I had a Gun》

if i had a gun

i'd shoot a hole into the sun

love will burn this city down for you

if i had the time

i'd stop the world and make you mine

and everyday would stay the same with you

give you back the dream

show you now what might have been

for the tears you cried would fade away

i'll be by your side

when they come to say goodbye

we will 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

excuse me if i spoke too soon

my eyes have always followed you around the room

'cause you're the only god that i'll ever need

i'm holding on and waiting for the moment to find me

hope i didn't speak too soon

my eyes have always followed you around the room

'cause you're the only god that i'll ever need

i'm holding on and waiting for the moment

for my heart to be unbroken by the sea

let me fly you to the moon

my eyes have always followed you around the room
'cause you're the only god that i'll ever need

i'm holding on and waiting for the moment to find me

if i had a gun,

i'd shoot a hole into the sun

love will burn this city down for you

如果我有一把枪；

我将射穿太阳；

这座城市因我对你的爱而燃烧；

如果我能掌控时间；

我将让时空静止来让你属于我；

这样每天都能如此刻你偎依在我身旁；

还给你最初的梦想；

现在就让你看看一切将变得怎样；

这样你就不会再为那些事流泪；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旁；

当他们来说再见；

我会陪着你奋斗到永远；

抱歉，如果我坦白的太快；

我的眼神现跟着你的脚步在房间里徘徊；

只因你是我唯一需要的神；

我在坚持，直到你找到我的那一刻；

希望我没有坦白的太快；

我的眼神现跟着你的脚步在房间里徘徊；

只因你是我唯一需要的神；

我在坚持，直到你找到我的那一刻；

海水也无法侵蚀我的耐心；

就让我带你一起飞向月亮；

我的眼神现跟着你的脚步在房间里徘徊；

只因你是我唯一需要的神；

我在坚持，直到你找到我的那一刻；

如果我有一把枪；

我将射穿太阳；

这座城市将因我对你的爱而燃烧；

chapter 1 期望此言尚未早

“我...我爱上了这个侍奉部。”结衣笑着，说。

她的眼睛在金色的夕阳下闪闪发光，闪烁着泪光。

八幡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再一次,她张开唇。

她的声音充满了感情，她的眼睛像珠宝一样闪闪发光，她带着一种成熟的热情，这与她通常时的自我截然不同。

“我——恋爱了。”

她脸上的笑容又苦又甜，她的嘴唇扭曲着，颤抖着;泪水几乎要从她的眼睛里掉了下来，直至这时，她才把目光移开，擦了擦眼泪。

她的笑容又回到了一如既往的那样。

然后，由比滨结衣再次开口。

“由比滨”

“无论如何,我--”

这一次，他们的声音同时响起。

八幡的声音——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没有想到他的声音会这么大。

正常情况下，他说话的声音很低，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但这次，不是这样。他的目光从身边的自行车上移开，投向他前面的女孩。

她的脸涨得通红，嘴巴微微张着，两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有点像……

希望?似乎在她的眼里闪烁。

无论此刻，他还想说些什么，八幡意识到，他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用脚推了推自行车的支架，把它支在地上，向前迈了一步。

几步开外，结衣似乎在靠近。她脸上的红晕稍稍加深了，她的身体几乎觉察不到地向前倾了倾。但是对于像八幡这样的人，一个总是在观察，总是在字里行间阅读真意的人……那天晚上，他们一起看烟火，他陪她走回家。

这绝对是没有回头路了。

“我……你……”他徒劳地试图把心里的话用语言表达出来。他的声音一直是那么刺耳，那么死气沉沉吗?他的喉咙发紧，感到疼痛，这些话在他的脑海里回响，但是他没有什么话可以用来表达现在他的感受。

这是每个人都在警告他的事情，他不能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即使是那一次，那当他自己真正想改变的时候。

结衣脸上的表情动摇了，她的下嘴唇又开始颤抖。

她以为他在拒绝她。

他惊慌失措，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最终，他向前冲去，她尖叫起来。他把她搂在怀里，一只手搂着她的腰，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他在做什么？

她溶入了他的怀抱，先前几乎抑制不住的眼泪就这样流了下来。

她的肩膀在颤抖，她用双臂环抱着他，紧紧地抓住他，仿佛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留住她的人。

“小-小企……”她把埋在他胸口的头抬了起来，抽着鼻子，声音沙哑地说。

八幡感到血涌向他的头部...这是他和她最亲密的一次，这已经太多了，但仍然不够。她后脑勺上的那只手移到脸的一侧，捧起她的脸颊，用拇指抚摸她那光滑的奶油色皮肤。

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从天上观看这一幕的展开。结衣的眼泪继续从她的脸上流下，她的笑容扭曲着她完美的面容，夹杂着痛苦和狂喜。

“没有哭泣的理由，结衣。”

他没有忘记她的名字。

他们周围的颜色从金色变成了柔和的粉红色。为什么他的声音仍然那么刺耳？

“谢-谢谢-小...八幡。”结衣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了。

在她的哭泣般的咒语之后，她的话语之中仍然带有点鼻音。

她的皮肤在垂死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星星一样，她刚刚流下的眼泪将皮肤擦亮。她的眼睛微微充血，但仍然像以前一样炯炯有神。

他们俩都冻僵了，双臂环抱着对方。他们的呼吸变得缓慢，甚至在他们周围近乎完美的寂静中留下了一种滚动般的打击声。

街上现在空无一人，雪之下也不在这里。

结衣闭上眼睛，靠在八幡的手上，品味着他的身体贴着她的身体的感觉，他温暖的呼吸轻柔地拂过她的脸，就像沙滩上舒缓的波浪。

她轻轻叹了口气。逐渐，天空的颜色从粉红色变成了深红色。

八幡觉得自己在向前倾，他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开始闭上。

他的嘴唇离结衣的嘴唇只有一根头发的距离，他停顿了一下，好像要把这个微妙的瞬间压碎。

结衣短暂地紧张了一下，然后放松下来，因为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她身体前倾以拉近距离。

突然，他们的嘴唇分开了，因为头顶的天空中响起了雷声。两人猝不及防，跳了起来，挣脱了对方。

“看来暴风雨就要来了，”八幡的声音颤抖着。他注意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

“是的，看起来是这样！我们也许该走了。”结衣一反常态地轻声说着。

“我说...如果你愿意，可以送你回去。”他的提议既谨慎又生硬，他又恢复了常态。

“不-不！不，你不必这么做，如果你因为我而被雨淋了我会感到很难过的。”结衣说着，又后退了几步。

两人之间的距离又拉大了。

“随你吧。”八幡点点头。

“再见，小企！”结衣向他做了个平安的手势，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跑去。

八幡沉默了。

一颗特别大的雨点击中了他的脑袋中央。

他低声咕哝了几句，走到他的自行车旁，默默地骑车回家。他不能让由比滨或者雪之下离开，如果他还想保持侍奉部的话。

但是，他为什么要保存侍奉部呢？

他本该，不在乎那个的，对吗？

如果他不在乎，为什么他会差点吻了结衣？他为什么要吃下她给他做的所有烧焦的饼干？他为什么要为她想办法把侍奉部维持在一起？

等等。这是为她吗？

当八幡骑着自行车在人行横道的尽头撞到路边时，他的思绪戛然而止。

当他的膝盖撞到路边的时候，他本能地伸出手来阻止自己摔倒。

“该死的!”他咬牙切齿地说。他的手和右膝在混凝土上摩擦，伤口上开始形成血点。他站了起来，拿起自行车，走完了回家的路。

等他回来的时候，大雨倾盆而下，甚至他那不听话的呆毛也被压扁了，他全身都湿透了。由于下雨，他的手和膝盖并没有结痂，所以他的黑色制服裤子上沾满了血，在他艰难地朝家走去的时候，身后留下了稀稀落落的水坑。八幡疲倦地把自行车停在车库，一瘸一拐地走进屋去。门打开时，小町正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翻动着。她从沙发的边缘往外看，看到他湿透的上半身，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看起来在回家的路上很愉快!你应该在生病前把那些衣服换掉。”

八幡咕哝着回应，双手藏在口袋里，他膝盖受伤的地方也藏在小町的视线之外。小町从沙发上翻了下来，抓起她哥哥的睡衣随意地扔进了浴室，然后她跟在哥哥身后。

“你没事吧，欧尼酱?”他一直有点脾气暴躁，但今天却似乎是另一种类型的沉默寡言的喜怒无常，小町注意到，他的裤子是破的。

”没事。我很好，我一会儿再和你谈谈。”八幡气呼呼地关上门，打开淋浴器。

小町摇了摇头。她跑到客厅，从一个柜子里抓了一管药膏，放在他的床上，然后，轻轻地回到客厅。她还有一些节目要看。

chapter 2 愿君之梦得以归

当八幡离开浴室的时候，电视的声音伴随着一系列的 pappap（祭司：我没太明白，大概是某种脱口秀）的声音，小町回到了她哥哥身边。

“现在你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这么激动吗，欧尼酱?”

她扭动着手臂，露出运动衫的袖子盖住双手，嘴唇上挂着故作的撅嘴，显然是对他的声音很感兴趣。

他温和地说：“哦……嗯，我骑车回家时摔倒了。”

小町的姿势僵硬了，她的笑容从脸上消失了，她绷紧了肩膀，用同样单调的声音说：“那些选择对命运的偶发事件感到痛苦的人是愚蠢的。命运完全是随机的，考虑到这个世界上坏的结果远远多于好

的结果，一个人的情绪依赖于机会，他将永远是悲惨的。来源是：我。”

八幡哼了一声，从简朴的房间走到厨房。当小町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时，她脑袋里的大轮子似乎在转动；八幡则咕哝着对它们每个都做出了否定的回应。

“这是对你的侍奉部的要求吗？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吗？真的是你摔倒了么？是因为你现在必须买新衣服吗？”

小町站在厨房的柜台上，皱着眉头，食指敲打着下巴，假装在沉思。

然后，她踢了一脚，舌头从嘴角伸出来，嘴里吐出了试探性的话语。

“是关于一个女孩的吗？”

“小企！”

八幡从他的座位上跳了起来，当他抬头看着结衣的时候，他的幻想消失了，结衣似乎变得不耐烦了。她又张开了嘴。

“你今天要来侍奉部吗？”

“抱-抱歉..，”那个孤独的人嘟囔着，抓住他的包，最后，点了点头。

他一定要把那结痂的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

正常情况下，当他们走到侍奉部的时候，至少会有一段时间在交谈，但这一次，两人之间都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就像空气中静电充斥。

八幡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无论结衣对这个男孩究竟有什么看法，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似乎都改变了各自看法。

八幡的双臂，在那时环绕着她。

他们上了楼梯。

他用手捧着她的脸颊。一只拇指抚摸着她的脸。

上面的大厅是空的。他们的脚步声同步，在寂静中回荡着刺耳的断章奏曲。

他们的嘴唇之间只有一根头发那么宽。

他们俩在侍奉部门前停了下来。结衣觉得他的眼睛已经快要在她的后脑勺上钻了个洞。

她停了下来，一只手轻轻地碰了碰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电闪雷鸣。

门滑了。

“Yahallo 雪乃！”

同样的微笑，同样的逆来顺受的微笑，在雪乃的脸上荡漾。“你好，由比滨桑 比企谷君。”

房间里没有茶。结衣坐在雪乃的位置旁。八幡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寂静令人无法忍受。结衣勉强地试着和她闲聊。

所以她也有同样的感觉。

突然，八幡有了一个主意。一个可能有用的主意。他意识到，他之前的计划并没有吸引那个认为一色在乎的人——她的自我形象！因此，如果他能找到一种吸引她的方式，他就能说服她当上主席，并把侍奉部留给结——，而不是某一个人。他必须马上开始工作。他需要他过去帮助过的每一个人。

他收拾好行李，此刻，结衣用受伤的眼神看着他，雪乃则用冷静的眼神看着他。

“我得走了。”

“哦，好……”结衣细小的声音刺痛了他的心。他一直都这么敏感吗？

“别为我们操心，”雪乃冷冰冰的回答让人感觉很正常。至少有些事情从未改变。

他匆匆走出房间。他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这项工作。他需要说服一色。怀着这个目标，他去了图书馆。

“噢，欧尼酱，你这次真的做到了！”小町的笑声在他们之间回荡。

“我知道。但我甚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找她。”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很刺耳。他总是那么单调吗？

她的回答很激烈：“你不能让他们竞选主席，所以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又没理由在乎?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做的是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

那是个谎言,并且他们俩都知道这个。

八幡恨自己说了这么多假话,但他还有什么?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开始在意这些呢?

他想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这是一个如此丑陋和令人厌恶的答案,以至于他甚至拒绝去想这些话,他唯恐它们是真的。

小町笑了,伸手抓住他的手腕。

“那就当作是为了我吧,因为我无法忍受你再一个人待着了,欧尼酱。”

她咯咯地笑着说:“这会在我这里得很多分的!”

她选择让他的谎言暂时逃脱了惩罚,并给了他一个理由,他如此迫切地想要救结——……拯救侍奉部的。

一周后,当一色坐在椅子上与结衣雪乃交谈时,八幡回想起他为确保选举所做的一切。

他和他的团队制定了一项计划,以确保一色愿意担任总统。他们挖掘数据。在他,沙希,彩加,小町之间,他们为不同的学生运行了几个不同的竞选账户,并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然后把名字改为一色的。很快,他们就把那张单子打印出来,交给了她。八幡手里拿着文件,然后说服她,主席的工作并不多。

那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但它却毫无阻碍地起飞了。

他提醒一色,在担任主席和成为足球队经理之间,以及作为一名高一新生之间,她有一个完美的借口,这让她可以在实践中走捷径,随时与学生会合作。

在那之后,她终于决定再次竞选。很快,下课后,她和八幡一起去了侍奉部,告诉他们最新的进展,或多或少地告诉他们,他已经为她解决了整个问题。

“嗯……谢谢你,比企谷君。如果事情已经解决了,我想我们可以结束今天的会议了。”

她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一色也已经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看八幡,笑了。

“再见,senpai !”

说完，她就走了。现在房间里只有他和结衣。丰富的黄色光线透过窗户渗透进来，柔和了头顶上刺眼的荧光灯。她看了看他，嘴角露出了温柔的微笑。

他微微脸红了，“不，我没有。我只是做了在对于其他任何问题都会做的事情。”

“我知道你很难改变你的方法。但你拯救了这个侍奉部，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即使这句话的含意就像他知道的那样使她痛苦，她仍然选择感激和深情。

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质，尽管有点天真。

他低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色充满了热情，而我和它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结衣看穿了他。她开始向八幡走去，弯下腰，轻声说道：“我知道你甚至会为你不得不做的事感到内疚。这是你必须面对的事情，但我希望我能帮助你，小企。”

他脸红了，没有再说什么。

“你的头发长这么长了，小企。太乱了，让我来帮你整理一下。”结衣站起来伸手去够他的头时，她的声音里几乎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笑声。

最终，八幡虚弱地拒绝了她的提议，甚至在最终让这个粉色头发的女孩对他做她想做的事情之前，他还摇了摇头。

房间和外面的灯光现在都变成了金色。这感觉就像在人行道上进行的亲吻一样亲密。在某种程度上，八幡知道他不应该让这种事情继续下去，他在这类事情上的运气太糟糕了。但该死的是，他无法阻止她。

结衣，她的手停止了拍打他的头发。结衣，她的手指在他黑色的发丝下旋转和挖洞。结衣，她的手指在他的头皮上按摩。

他的眼睛开始感到沉重，好像有人告诉他，他不应该在这段时间睁开眼睛。八幡探过身去，轻轻哼了一声。

结衣清楚地看见了他，也许这是第一次。小企，没有他一直的自我守护；小企，闭上双眼允许她触

碰他；小企，靠在她身上的小企。

她的嘴开始动了，最终，那温柔的微笑变成了灿烂的笑容。她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用双臂抱住他的头。

房间从阳光明媚的黄色变成了他们上次时的那种金黄色。

八幡的手自动地移动着，走上前去，温柔地捏着她的一只手。

难道他对她总是那么软弱吗？

她的手慢慢地、微妙地移动着。先前放在他前额上的小手指现在正碰着他的手，她的另一根手指还缠着他的头。

她发现自己绝望地希望椅子不在那里，这样，她就可以把他抱在怀里，回到人行道上的那一刻。苦乐参半的泪水刺痛了她的眼睛，她眨了眨眼睛，把脸贴在八幡的头发上。他的发旋让人作痒。他的手让人感到那么温暖，那么有力，即使他的掌心有点……粗糙？她注意到它们像浮石一样凹凸不平。她希望自己能永远这样。

突然，她的电话响了。结衣吓了一跳，往后一缩。八幡的手臂垂到一边，脖子绷得紧紧的。她松开手，走向她的椅子，查看了一下通知。

“重要吗？”他干巴巴的声音打破了先前令人舒适的寂静。

结衣笑着说：“不，只是我妈妈问我今天要不要去遛萨布雷。”

她打了一个简短的回复，然后八幡起身离开了。

他站在门口，最后，他看了结衣一眼，突然，有句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结衣...如果有那么一天...请救救我。”

他说这话时声音沙哑，话一出口，他就不见了。

现在，房间由深粉转向深红。

chapter 2.5 我想射穿太阳八幡跑下楼梯，激动地叹了口气——他为什么要问结衣这么愚蠢的事情？

他需要从什么中被拯救出来？他舒适、孤独的生活中不是没有任何真正的创伤或动荡？

自己吗?他生活中那些肤浅的联系?他内心的孤独?

他摇了摇头，真是愚蠢透顶!他不需要任何救赎，尤其是不需要从他这个人那里得到救赎。他没有什么好羞愧的，没有什么好懊悔的，没有什么好被赶走的。

但是，为什么他的生活漫无目的，直到他用那该死的社团满足了一个要求;直到他看到那个该死的粉红色头发的女孩?

他摇了摇头，推开了学校的门，斜视着阳光，燃烧着他死去的鱼眼。

当他离开房间时，天已经从深红色中消失了。

但他还能感觉到余韵的手的幽灵，还在揉着他的头皮，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指，还能感觉到她把脸埋在他的头发里，他多么想转过身来——

转身，然后呢?他不需要她!他甚至不需要(或不想要)和她身体接触，也不想再看到她嘴唇上灿烂的笑容!

振作起来，八幡，这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他骑自行车，拼命地蹬着，双手紧紧地抓着车把，直到磨破的脚后跟裂开流血。突然的潮湿把他从他的思绪中拉了出来，他的思绪肯定与某个粉红色头发的女孩无关。他用指关节敲着头的一侧，敲敲门，想知道里面的人是否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怎么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呢?

也许是他们一起看烟花的那天晚上。当他们一起坐火车时，她撞见了。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她离开他之前，她的脸色变了。不是厌恶，不是轻蔑，甚至不是拒绝。尽管他的脸依然板着，但他的胃却因为某种奇怪的感觉而发热了。

或当烟花在天空中耀眼的数组,他看着她从他的眼角,看见灯光反射在她的眼中。

也许是因为当他告诉她饼干的事时，她是怎么说的。没有哪个男孩会真的在乎饼干是否好吃，他只会因为一个女孩为他烤了饼干而喜欢上它们。第二天，她带着一袋不同程度烧焦的饼干出现在他面前，脸上带着充满希望的微笑。那天放学后，他把它们全都吃掉了。

也许是为了救那只蠢狗。也许他不该再想这些了。他咬着舌头，摇了摇头，蹬得更起劲了。家离这儿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需要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写点东西肯定能让他忘记这件事，对吧？

他把自行车放好，踉踉跄跄地走进屋里，匆忙地洗了手，包扎好。他走到书桌前，拿着毛笔坐下，拿出他最喜欢的日记本，开始在上面写东西。

11月28日

我的行动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每一次和由比滨在一起，我都变得更加亲切和放松。我很高兴能和她有这样的接触，这使我很难过。几天前我跟小町说过这件事，她觉得我喜欢上她了。但那将是愚蠢的。

在生活中，尤其是在高中生活中，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你自己。与他人建立联系，信任他们，与他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都不符合一个人的最佳利益。

毕业后，你失去了朋友。鸡毛蒜皮的争吵结束了友谊。肤浅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到了第三年，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但每个人都假装不是这样。我总是看到愚蠢的介入和弃权。

我以前在这里写过我对未来的希望。我不知道该对现在发生的事情说些什么，但我找不到对自己的信心，相信这些希望会随着她实现，或者如果我选择走这条路，除了被拒绝，还有什么在等着我。

然而，我仍然发现自己的行为，仿佛她掌握了我怀有的这些希望的答案。她，一个典型的十几岁的好女孩！

我放纵自己……她对我的爱似乎是为了什么？我永远不能得到我想要的，尤其是和她在一起。

甚至在我的写作中，我也无法摆脱对她的这些想法，这种被禁止的欲望，这种自私的欲望。

这永远不会发生，八幡。你没有这种能力，你只会诋毁自己。就像平冢老师说的：我做的事情会伤害我，但我没有感觉到，但我伤害了我周围的人。她担心我将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人，但这似乎比我一直持有的这个梦想的余烬更可取。连接。亲密。理解。谁需要它？为什么要沉迷于……残酷吗？

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他不情愿地把它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他所看到的只是加剧了局势。她给他发短信了！

“你下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吗？”

在八幡的生活中，屏幕上的小角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畏惧。

“我周末总是有空。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那个...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见面?这周在附近有个叫“冬季灯节”的活动，我想找个人一起去?”

这句话似乎在嘲弄他，宇宙一定在开着某种病态的玩笑!或者是浪漫喜剧之神们决定是时候把他吸回到永不停歇的剧情循环中去了，他已经“如此”接近于挣脱出来。

“听起来不错。星期六?”

“太好了，星期六我在火车站等你!学校见^~^”

他翻了翻眼睛。一个可爱的...不，不，不，多么烦人的表情符号!是的，这才像话。他脸上的笑容?

独立于此文本消息。写一首诗肯定会帮助他重新找回自我。他又拿起笔，写在日记的最下面。

如果我有一把枪的话

我要在太阳上打个洞

爱会烧毁这座城市

为了你